



刮土熬盐话变迁

历史上,武陟以西、博爱以南、温县以北、沁阳东的沁河两岸曾是产盐区。沁阳城内地势低洼,城北多为盐碱地,为生产硝盐提供了充足的天然原料。沁阳合作街天鹅湖周围曾经聚集有近百户“靠天吃盐”的制盐人家。因熬制的硝盐颗粒较小,老城人习惯称之为“小盐”。

1949年后,老城人大都吃大粒海盐或井盐,统称“大盐”。至于“大盐”称谓的来历,可追溯到清光绪年间创建的大盐店。据史料记载,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为解决国库空虚,把盐税作为一项重要财源。当时,山西临汾一姓侯的盐商与官方合作在怀庆府开办盐店,因其经销是井盐,大盐店也由此得名。



□白天平

刮土熬盐的生产方式非常原始,即当地用盐土熬制土盐。春天,盐碱地地气上升,地下的盐分悄然冒出,经太阳暴晒后,地表慢慢形成一层灰里泛白的盐土,薄一点儿的是盐霜,厚一点儿的形成盐碱壳。这时,天鹅湖周围的熬盐户就要忙活起来,推着小平车,带着箩筐、簸箕、铁铲、刮刀和笤帚之类的工具,到盐碱地里刮盐土。

刮盐土是个讲究的活儿,啥样的土里出盐多,啥样的土里含硝多,要看清楚。因为盐和硝的销售价格不一样,硝的价格要高出一大截。刮盐土要赶早,最好是太阳出来前。经过一晚上返潮,当看到有片潮潮的、土质较硬的地方,且刮后地皮有些发白,这种土既含盐又含硝。再就是老房子、老墙根碱化落下的土面面,笤帚扫成堆,簸箕撮起就是了,这种土含硝最多。刮来的盐土摊在塑料

布上晾晒备用。熬盐户的院里或院外空地上砌有淋盐池,用高粱秆、草苫或苇席在池子底部架上滤层,将盐土倒入淋盐池内的过滤层上,平整好慢慢夯实,然后再徐徐洒水,使盐充分溶解于水。

几个小时后,细细的盐水慢慢淋到池子底部,顺着小孔内一根松软的玉米秸秆滴入桶中。再倒进大盆里,经太阳暴晒,直至变成澄黄透亮、浓度很高的盐卤,也称盐水。等盐水攒够熬一次了,就要在大铁锅里熬盐。通常是刚上冻时熬土盐,熬制土盐很有讲究,盐卤倒入大铁锅内,火要慢慢地烧,火大了怕盐分随着热气飘走,火候的把握全凭熬盐人的经验。更为关键的是,盐在熬制过程中不会主动结晶,会在锅底形成一层嘎巴,容易被烧焦,需要在盐水中加入适量的生石灰水,在清除盐水中氯化镁的同时,饱和的盐水顺着水面白色絮状的东西结成一粒粒小小的黄色晶体,慢慢沉到锅底。捞出摊在衬着炉灰的土布上,喷上水,渐渐神奇般变成了雪白的小粒土盐。这种刮土熬出的土盐不纯,含有硝,味道发苦。1949年后,人们已不再吃这种自产自销的土盐,只是用来腌制成菜、酸菜、喂牲口。熬盐剩下的卤水毒性很大,熬盐人要全部送给豆腐坊,绝不敢留下半点儿马虎。

沁阳合作街一带何时开始生产硝盐,已无法考证。不过,从历史上盐民祭祀熬神的习俗中,可以大概推溯至明朝中晚期。传说怀庆府城内东湖(天鹅湖)西南岸有熬神庙一座(有说为熬神庙),庙内有熬神井一眼,井里苦涩的井水是生产硝盐的水源。庙里供奉的熬神是盐民传说中封居怀州的郑王朱载堉。相传,明万历年间,河内大旱,庄稼绝收,百姓生活十分艰难。朱载堉发现城内潮土中含有盐分,于是自己捐钱帮助百姓熬了第一锅食盐。周边的百姓学着就地取材,熬制土盐,换点小钱,养家糊口。《怀庆府志》中有仓廩的记载,东湖(天鹅湖)西边就是怀庆府及其河内县仓廩所在地,仓廩多供奉熬神。每年农历八月十六在熬神庙进行祭祀仪式,祭祀熬神为官方正祀。到了熬盐时节,熬盐户也要祭祀祈祷。也许“熬”“廩”读音相同的缘故,盐民仍虔诚地到他们

心中的熬神庙祭拜熬神。春节期间,离熬神庙不远的禄米仓下要上演“围鼓圈儿”——一种欢乐的民艺活动,演奏锣鼓唢呐和打鼓书等。于此同时,熬盐户家家都要奔向熬盐井,一担担往家里挑水,把大缸、小盆装满,祈求来年有个好收成。朱载堉救灾民熬盐的传说表达了盐民对明郑王崇拜敬仰和期盼丰年的美好愿望,与史书记载的祭祀熬神不违。至于供奉的是熬神还是郑王已不重要。来到民国后,怀庆府仓廩被挪作办公场所,熬神庙也被毁。然而,熬盐户祭拜熬神的习俗一直延续下来。

盐是国家和民族的战略物资,有盐则安,无盐必乱。食盐关系国计民生,自古实行专卖。自汉代起,盐税在国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北宋时达岁入的一半,南宋时高达八成。清中期,怀庆府有专职衙门和官员管理盐业。然而,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只是盐价的畸高。盐价居高不下,大都源于官商勾结,中饱私囊。创建于那个年代老城的大盐店,就是官商合办的盐业批发销售场所。在当地官府的庇护下,开始推销大粒井盐。大盐店经营手段是转运批销,除直接供应各府署、官家及军队用盐外,通过下设的店铺向百姓销售,成为垄断怀庆府一带规模最大的盐业供应商。

为保证官盐的高额利润,官府将“大盐”称为“官盐”,将当地盐户生产的“小盐”定为“私盐”,试图垄断市场。一方面加重对“私盐”的税收,另一方面强制实行“私盐官卖”,否则禁止“小盐”上市。面对官府“寓禁于征”的打压政策和“官盐”的冲击,除了少数人冒着被查封缉捕的风险私下制贩“小盐”外,大多熬盐户除了上缴盐税外,也只能熬制火硝为生,盐民生活十分艰难。

火硝是熬制“小盐”的副产品,可用来制作火药和鞭炮。当时,在盐民中传唱着这样的顺口溜:“大盐商,官商办。马车运,盐贩搬,威武扬威赚大钱。挤咱小盐没生路,只好都端锅碗。硝制火药做鞭炮,衙门到家催着要,盐户又把生路还。”历史上的沁阳西向镇是远近闻名的烟花鞭炮之乡,火药的“一硝二磺三木炭”成分中,火硝是主要原

料。怀庆府在东湖(天鹅湖)边建有火药局,专门生产火药供军队使用。清咸丰三年(1853年),因“怀郡殷实,且产火药兵器”,为补充给养,太平天国北伐军攻打怀庆府古城。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年合作街周边盐、硝生产的兴盛。

民国时期,沁阳的火硝还销往山西“太行兵工厂”,换回小米,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1935年,沁阳设立硝盐矿局,组建盐警队,严禁“小盐”生产和销售,熬盐户只能生产硝,盐业生产渐渐衰落。1938年,沁阳沦陷。1942年,日伪政权强令“恢复盐业”,然而盐警队压价收购。加之熬制“小盐”受季节影响,且制作过程烦琐,劳动强度大,收获与付出悬殊太大,盐户苦不堪言。

沁阳解放后,政府着手恢复硝盐生产。当时,合作街从事熬盐的仅剩60户左右。1945年12月初,成立了105人参加的盐硝工会。政府贷款帮助解决盐业生产困难,极大地调动了盐民的生产积极性。1946年3月,盐硝工会会员增加至253人。截至1946年4月,不到5个月时间,获利50多万元(旧币)。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技术工艺也进一步提高,不仅能熬制出盐和火硝,还提炼出皮硝、碱石盐以及化工原料硼砂。豫北合作总社号召熬盐户组织盐硝合作社,低于市场价供应粮食,解决资金贷款;扩大经营范围,鼓励盐民用盐土、成品或副产品、劳力作价自由入股,硝盐生产得到了进一步恢复和发展。1947年,由原先的113口熬盐锅发展到513口,月产量达2万公斤。1963年,合作街成立了熬盐组。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熬神庙附近还有熬盐生产队。直到20世纪80年代,合作街还有熬盐户,曾经的禄米仓下仍是湿漉漉的晒土场。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当年刮土熬制的“小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袋袋洁白、安全的精制食盐。昔日禄米仓的地方盖起了栋栋楼房,晒盐场、熬神庙早已被人们遗忘,曾目睹老城熬盐盛况的东湖亦成为风景宜人的天鹅湖公园,只有那眼孤单、寂寥的熬神井还在向人们讲述着刮土熬盐的故事。

图① 制作盐卤。

图② 晾晒盐土。

(照片均由白天平提供)